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

之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土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國因生以賜生作之土命氏

者以為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以賜姓若諡生以兆族以說

為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云姓

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生以氏與子孫

姓子氏弃姓姬氏是也按漢改泗水為沛郡治相城故註以沛為小沛也字李曰

是漢書名也。效字云高祖小字季亦可疑。按漢高祖因長韋那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

父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煬與湍同音女曰則盤文顙

三曰一公○止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母曰望姬曰幽

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媼婦人長老之稱皇甫

論云媼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妻舍始遊洛池生劉李詩含神霧亦

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字貞與賈膏復余彥伯魏奉古等執封反覆尤次古

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媼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媼張晏云坤

日英母吞故之福生媼高也祖C詩正義曰霧帝亦王云含紀溫云即漢昭昭靈靈后也含陳始留洛谷池有寶雞銜赤珠出我

表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灑躍入梓宮其

洛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
 居地志云小黃數城在下卅東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而古云皇甫謐等妄刊載已

好奇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及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

高祖本紀

一

卷八

高祖本紀

1

楊慎曰劉媪與神
遇猶薄姬夢黃龍
據腹之類理或有
之若太公往視則
怪甚矣太公何名
劉媪何姓遷皆不
知而獨知其人所
不能知者甚矣遷
之好怪也
王充曰高祖在母
身之時息于澤陂
蛟龍在上及起楚
望漢軍氣成五色
將入咸陽五星聚
東井天或者憎秦
滅其文章欲漢興
之故先受命以文
為瑞也
董份曰意豁如也
四字最善狀高祖
劉長翁曰王媪武
負疑為一人故又
曰我負王媪以別
之又言此兩家愈
明為帝子美項侯
報矣不知此婦猶
無恙否
楊慎曰當時車駕
出則禁觀者此時
觀縱民觀故曰縱

皆不詳載即理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
而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
而龍顏服虔曰準音壯應劭曰隆高也○索隱曰始皇峰目長準蓋鼻高起之類汝南淮
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李口角戴
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勝正義曰河圖云帝劉李口角戴
合識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斗胃龍股長七尺八寸
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
央竝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仁而愛
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為屢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人喜施正義曰喜許記意豁如也○服虔曰常有大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
吏應劭曰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
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
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武負貫酒准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纓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臨醉卧
武負王媪見其上帝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
少微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
大度既貫飲且讎其數倍價也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
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棄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
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咸陽城東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
地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正義曰包攪云上音館喟然太息曰嗟乎大
丈夫當如此也單夫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

按高祖觀泰帝之言較之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也氣象自是迥別
凌約言曰觀此文紳縮起伏簡潔嚴明而敘事情之法亦具于此矣
按給字下用實字得一正一反按自古英雄不規規于小節類如此

凌約言曰有呂公女二句則後敘相呂后孝惠魯元處方有力而醒目且有血脈

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進氏云主賦敘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責聲轉為進
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令諸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韋昭云給詐也劉氏詐為謁謂以札書姓名若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也
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曰上在果無所詘正義曰音酒闌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取對眾顯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儀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曰長公主儀曰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曰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寧康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謂之名也吉曰告山曰子告賜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音告語之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得然此告字當音詰詰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漢書似作以字最是

王葵曰高祖一言足以感人此其異日得天下張本

楊猶吉曰此敘斬蛇轉筆法又自一

片境界

楊循吉曰斬蛇事沛公自托以神靈

其身而駭天下之

愚夫婦耳大虹火

竟蒼龍赤龍流火

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亦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緋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與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考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時時冠之正義曰音館下同及貴常冠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正義曰音官顏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曰度田洛反此必寢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如也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正義曰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枯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蛇遂分為兩蛇分為兩段徑開行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蛇遂分為兩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

起者此新蛇之計
所由設也

光緒曰陶隱居
載漢高祖以始

皇三十四年於
南山得一鉄劍

長三尺銘曰赤
霄大業書即斬

蛇劍也及貴常
服之又西京雜

紀云斬蛇劍長
七尺晉太康中

武庫火飛去屠
赤水有詩云天

門列缺曜真龍
大澤寒雲採劍

鋒鬼母夜號妖
血冷北風吹出

綠芙蓉一云綠
芙蓉即高祖所

名其劍得之於
南山者

王維禎曰先敘相
者老父不知其處

此言老嫗因忽不
見記得奇異處有

蘊藉

張之象曰此言心
獨喜自負後又言

高祖心喜此言諸
侯者日益畏之後

又言沛中子弟聞

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

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

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

乃改定○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哇故曰哇時哇音戶

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

水神哭子褒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故哭

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

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

祖覺索隱曰包愷伯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索隱

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一冉反廣雅

云厭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

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

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

問之呂后曰李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兆攸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

故呂后望雲故從往常得李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

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

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燕十七兄

而立今王則二世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

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蕭曹傳參為獄

掾可為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劫衆索隱曰說文云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曰漢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 高祖本紀

三

之多欲附者每段俱有結構

按心喜漢書作又喜

按沛中子弟二句是結上起下之詞

凌約言曰約而該簡而明敘事輕重按應有法

按恐不聽恐其有變恐能薄恐事不就連用四

恐字蓋首事之時人心未定故其危疑如此

按項籍殺會稽守劉季殺沛公皆各起兵之始

按不能完句反應上室家完

倪思曰蕭何在呂公時以季多大言少成事及為沛令

謀則召之為身謀則北之殆呂公之凌約言曰高祖起兵時規模即與諸公不同

按漢書故字下有也字無上赤

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

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

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索隱曰范華謂剋城多所殺故云屠沛今共誅令

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

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

塗地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

鹿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之不能完父兄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

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

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

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

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

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

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儼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兵秦泗川監平川今沛郡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索隱曰如淳云秦

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將兵圍豐二

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戚音將毒反

○索隱曰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字讀李登音十並反○正義沛公左司

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此已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

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

沛公屯軍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

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服處曰雅故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

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

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

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璜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

又自一人○索隱曰按沛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

嘉明臣璜之說為得顏師古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

今彭城留縣○正義曰括地志云二人在留城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

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處而遣司馬尼將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 高祖本紀

四

余有丁曰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

劉從曰別將當連下句讀言章邯身從陳而令別將定楚耳

按項梁與田榮
同攻亢父救東
阿破秦軍而榮
即引兵歸故楚
獨追北

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卽別遣尼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將兵北定楚地屠

之言章卽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

相至碭索隱曰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宕○正義曰碭地志云故相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

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

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

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十人五大

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

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曰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

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肝台索隱曰韋昭曰臨淮縣音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

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曰濟州縣也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使沛公

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與秦軍

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

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

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正義曰韋昭云故與秦軍戰

曰地理志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與秦軍戰

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曰韋昭云上陳留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

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

銜語囂謹也枚狀如箸橫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

楊循吉曰懷王起田間都未定即自將二雄非不能左右坐受羈制使非宋義疎庸范增迂腐天下事尚有足為者

王九思曰懷王遣入關當時救趙難于入關秦大軍在趙既有當之者則入關差易為力

凌約言曰此出當時眾人意太史公以其意敘之故曰諸君皆而不著姓名耳可類見

按扶義二字前此無人道師古云扶或云杖倚任之意

按劉項得失決於諸老將數語此定出范增上

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徐廣音烏轄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

梁軍破恐徙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

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

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曰韋昭云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慄疾也悍勇也亦云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

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焦類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

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王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

可下今項羽慄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

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

者惜史不傳名
耳
按沛公西入關
道場當是時與
羽分道令離楚
軍出兵於秦軍
破一軍之下則
疑於楚漢與彭
越俱攻秦矣此
太史公失考前
後處漢書補年
月別之良是

茅坤曰酈生雄心
漢高天度

倪思曰以高帝寬
大長者而不免于
居賴川所謂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非耶

縣名在濟陰章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

之東郡尉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

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縣名屬沛也云遇剛武侯應劭

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武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

將也剛武侯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人也說是不當改

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竝魏將也欣字或作

通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酈食其鄭德曰音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

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

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

君索隱曰韋昭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開封未拔西與秦將

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又戰曲

遇東大破之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故衛地河南縣

也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

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攢曰轅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

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轅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

倪思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未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檮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過閃自保得敵去為幸何暇追襲此兵家勝算也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意獨宛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翼之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恢者謀之非宛計實漢計也

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東地理志云南陽有準

許慎以為側齧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符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

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

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音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沛公曰臣死且不避

已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

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

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索隱曰韋昭

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正義曰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與地志云

秦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水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

高武侯蘇林曰鮑音魚鮑之鮑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

襄當為穰而無未字省耳今郡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璣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

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韋昭云陵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益反○索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

高祖本紀

按紀中凡言用計者五從計者一皆以見高祖善用人也

劉長翁曰兩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文如破竹

按沛公不殺子嬰與約法三章義帝發喪三事最係得天下根心若項羽則一切反是矣

凌約言曰此即老將等遣沛公之意

隱曰鄉誕生音錫歷蘇林如淳音柳析屬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

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

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

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陷以利因襲攻武

關破之以為商賈武關又太康地理志云武關當冠軍縣西峽關在武關之西又與

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秦人憚秦軍解因大

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清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

戰鬪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

故却書初至霸上戰之沛公兵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陵秦穆公

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葬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

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以玉符發令將也節使者所擁也

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符發令將也節使者所擁也

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節毛

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

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今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

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紫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降軹道旁秦隱曰軹音只

有今成州與地志云漢封詔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

○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

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

亦即其語沛父老之意

劉長翁曰還軍霸上本非初意其謀臣之謀是基帝王之業思奸雄之心者獨藉此耳

倪思曰兵入人國都重寶財物滿前妻而去之還軍霸上極是難事此則可謂節制之兵也

按與父老約為一句讀此王厚齋點法

真德秀曰按告諭之語纔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此所謂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按不受牛酒雖小節耳亦見沛公秋毫無犯處然曰倉庫多非之則蕭何轉輸之功亦因可見王維頌曰前云非有所侵暴此云非之皆用非字亦字法也

張之象曰先言秦人喜后言秦人大

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欲反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止宮殿中而息也樊噲張

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

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墳曰始皇本紀

於市與眾弃之故今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律謂絞刑為棄也殺入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定於罪也李斐曰傷

祗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也漢但約法三章耳殺入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按秦法有三族之刑

辜以言省刑也則抵罪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餘悉除去秦法諸

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堵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

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

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無內項王秦富

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

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

山原壁立數十車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

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十二月遂至戲正義曰許宜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

高祖本紀

七

喜後又言人又益喜連用喜字斯可以觀人心矣

陸瑞家曰鴻門之會滅縮作數語大意備矣不厭其簡

凌約言曰敘帝所過先得指固以起帝始敘羽所過死不殘滅以該羽終

按倂字下用實字得一正一反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史秦紀亦有二月十月至建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或成可見惟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倪思曰此直項世家事子長欲見羽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

沛公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

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諭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

鴻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

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

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

下諸將及籍也乃倂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

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項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

為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為名都

廢丘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都櫟

陽索隱曰因華太上董醫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都高奴楚將瑕丘

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帝

負入關約又不
懷王命故直致諸
將以見沛公之屈
故特詳如此

按項王使卒三
萬人從所以暗
制漢王然楚與
諸侯之慕從者
數萬人則人心
歸附已有一天
下氣象矣
吳寬曰向也張良
有卓越之見而始
勸沛公之入今也
韓王信乘縛漏之
餘而徑勸沛公之
出二人之智謀畧
同故其感楚之效
亦同
俛思曰天下已定
數語此最識時知
勢之論雖蕭何輩
亦不曾念到此
爰約言曰此而參
看羽紀則見重輕
賓主之得體轉換

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蒙殷墟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

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志云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

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

人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鉞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音麾許

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

南入蝕中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

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去軋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

孟康音食王勣按說文作鐘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

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

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

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項

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

日夜跂而望歸正義曰跂音丘賜反說文云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

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彬縣趣義帝行正義曰羣臣稍倍

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

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應接之無痕矣

茅坤曰沛公因張良說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等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向天下之勢遂定矣譬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茅坤曰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以西向爭權者信本謀也按若即或字義霍輅曰三老董公豫者也四皓之傳也為義帝發喪也猶夫叩馬之諫也異言同心者也帝納用之從諫弗咈之明驗也霍策所以畢效也

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悅下稅請兵擊張耳齊子陳

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

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羽之未着處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云武都還襲雍王章邯

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雍州縣也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音屬右扶風又復敗走

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紀令樊增悅漢而遣諸將略定

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

侯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

兵丹水以應之此城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

王陵所築因名也夏音更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

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上徐廣曰中地郡徐廣曰關外置河南郡徐廣

王十月漢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

北攻胡胡曰晁錯傳秦時諸故秦苑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

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

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

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三老董公遮說漢